

BUSINIAOJONGSHU
不死鳥丛书

姊妹革命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Sister Revolution

苏珊·邓恩著

杨小刚译
鲁刚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K712.41 / 2

姊妹革命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Sister Revolution

苏珊·邓恩著

杨小刚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09-2002-05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不死鸟丛书)

ISBN 7-5321-2410-X

I.姊… II.①苏…②杨… III.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比研究-美国、法国 IV.①K712.41②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279 号

责任编辑:鲁刚

封面设计:王志伟

Sister Revolution: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

Copyright © 1999 by Susan Dunn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ifi Osgard Agency,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姊妹革命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美]苏珊·邓恩著

杨小刚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87,000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2410-X/C·20 定价:16.00元

《不死鸟》学术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兼丛书名题词:费孝通

策 划:陈保平

主 编:朱学勤

责任编辑:鲁 刚

编委组成 (按姓氏笔画,不分先后)

国内编委:冯克利(政治学)、任 贇(经济学)、贺卫方
(法学)、顾 肃(政治学)、萧功秦(历史学)、
曹锦清(社会学)

海外编委:冯 象(美国 法学)、刘 昶(美国 历史
学)、陈 峰(香港 政治学)、杨小凯(澳大利
亚 经济学)

特约组稿:汪 宇

致谢

在这个课题中,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给了我许多帮助和鼓励,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吉塔·梅、迈克尔·麦吉弗特、卡罗尔·布卢姆、加里·雅各布佐恩、麦卡利斯特·布朗、迈克尔·麦克唐纳、小罗伯特·F·达尔泽尔、杰夫·温特劳布、拉尔夫·勒纳、和里查德·K·马修斯,都在我的部分手稿中,慷慨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在我收集俄国革命的法国原始资料时,伊戈尔·季莫费切夫提供了知识方面的帮助。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的长期奖学金以及威廉姆斯大学的财政资助。我还要提出感谢的是,唐纳·切纳尔和他秘书科的同事菲利普·卡特勒、艾利森·O'格雷迪,还有威廉姆斯大学图书馆的沃尔特·科马罗夫斯基,感谢他们的力所能及和热情的帮助。我的朋友及经纪人菲菲·奥斯卡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

书的某些部分曾在《威廉与玛丽季刊》(第三系列,五十三卷,第四集,1996年10月)和《党人评论》(六十五卷,第二集,1998年春季)上刊载过。

最后,我还要对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表示深深的谢意,他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仔细阅读了我的手稿,给我开了富有启发性的历史和政治课,还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 | |
|-------------------------|----|
| 致谢..... | 1 |
| 第一章 姊妹革命..... | 1 |
| 第二章 革命领导权 | 29 |
| 第一节 托克威尔的变革 处方 | 34 |
| 第二节 不可实现的政治 | 37 |
| 第三节 美国人的集体智 慧 | 40 |
| 第四节 建筑师与梦想者 | 46 |
| 第五节 革命与演进 | 54 |

目 录

| | |
|-----------------------------|----|
| 第三章 冲突与一致 | 63 |
| 第一节 美国的嘈杂 | 66 |
| 第二节 法兰西民族,统 一而不可分割 | 70 |
| 第三节 平衡与强力 | 79 |
| 第四节 法国追求强力而 引起碰撞 | 82 |
| 第五节 杰斐逊主义模式 的政党政治 | 85 |
| 第六节 法国的一致与镇 压 | 94 |
| 第七节 党争是毒素 | 97 |
| 第八节 恐怖行动 | 99 |

| | | |
|-------|----------------------|-----|
| 第九节 | 为了拯救一切的肃清 | 102 |
| 第十节 | 冲突与共同体 | 105 |
| 第四章 | 革命的语言革命的舞台 | 119 |
| 第一节 | 语言暴力 | 129 |
| 第二节 | 人物上演 | 139 |
| 第三节 | 活跃在法国的布鲁图斯 | 146 |
| 第五章 | 宣言—否定—权利 | 161 |
| 第一节 | 为权利而战 | 164 |
| 第二节 | 革命权利 | 169 |
| 第三节 | 限制政府的权力 | 172 |
| 第四节 | 自由,但是 | 177 |
| 第五节 | 面向未来 | 185 |
| 第六章 | 启蒙遗产 | 195 |
| 第一节 | 奴隶制度与革命运动 | 199 |
| 第二节 | 莫斯科的罗伯斯比尔 | 204 |
| 第三节 | 胡志明大叔 | 210 |
| 第四节 | 第三世界的爆发 | 220 |
| 第五节 | 非同一般的革命 | 224 |
| 第七章 | 论“陛下的忠实反对党” | 235 |
| 第一节 | 稳定的代价 | 237 |
| 第二节 | 繁荣与民主的对抗 | 242 |
| 第三节 | 比尔·克林顿还是托尼·布莱尔 | 246 |
| 附录 1: | 《权利法案》(美) | 252 |
| 附录 2: | 《人权宣言》(法) | 254 |

第一章

姊妹革命

1777年的巴黎，一连几个月，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么一件事：法国古家族之一的首席继承人，一个将拥有煊赫声名和巨额家财的年轻贵族神秘地失踪了。在人们眼中，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人一生所梦想得到的任何东西。的确，他的双亲虽已故去，他却与迪克·达延的貌美如花的女儿幸福结合了，并且，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降生。

他们的生活是富奢而高雅的：家居巴黎，凡尔赛宫内，玛丽娅·安东奈特华丽而充满情趣的沙龙对他们敞开大门。他们或与皇后皇储等共进晚餐，或到盛大舞会一展身姿，或据案豪赌，或陪同皇室贵客共赏室内音乐戏剧。在乔治三世当政期间，由于他年轻妻子的叔父德·诺阿耶侯爵出任英国大使，所以他们在英国同样受到欢迎。这位年轻人还是诺阿耶军团的一名上尉，而且有望得到快速的升迁，前途无量。⁽¹⁾

没有与妻子和女儿告别，他竟然秘密地只身前往波尔多港口。在那里，他早已购买好船只，招募好船员，随时候用。国王路易十六一听说他擅离军团，马上签发密札要将他逮捕并囚禁起来。

但是，这位贵族还是安全地到达了波尔多，扬帆远去。在大西洋中，当他登上“维克拖瓦尔”号轮船时，他给他的妻子阿德里安娜，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解释了他为什么会与那些已注定他命运的继承权和传统断绝一切关系。他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宝贝，我正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给你写信……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原谅了我的不辞而别？……我为自己所尊崇的自由而战。带着我满腔的热诚与美好愿望，我以朋友的身份来到了这里，我要为这一令人充满乐趣的共和国竭尽绵力。作为个人我一无所求。我是为荣誉，为自己永恒的尊严而战，同时也是为美国的幸福而战……因为他们的幸福紧密地联系着所有人类的幸福；美国将

会成为受人景仰的安乐天堂，四处洋溢着诚实、宽容、平等、和平与自由的美德。”⁽²⁾

由于国王签发了逮捕证，如果船停留在法国所属的西印度群岛上，他恐怕难逃牢狱之灾。因此，这位年轻人决定驾船直奔美洲大陆。1777年6月，维克拖瓦尔号轮船抵达南卡罗来纳州，随后，他徐徐觅路前往费城。向大陆会议成员介绍自己时，他自称为马里耶-约瑟夫·保尔·伊夫·罗克·吉尔贝特·德·拉法耶特侯爵，而他家族的人都只叫他吉尔贝特。此时他年方19，不谙英语，初抵费城，颇受冷遇。

数月之前，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的人还在痛苦地抱怨说，正有大批来自古老的法兰西及其诸岛的法国贵族军官，急切地想要参与美国事业。尽管他们不会说一句英语，但个个都要求成为军官。有什么办法能将那些优良之士与“单纯的冒险家”区分开来呢？他明白，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厌倦了宫廷生活的循规蹈矩，为了摆脱郁闷而离开法国，前来美国冒险的；其他的一些人，则是些忠诚于他们国王的保皇党人，他们是带着对英国的仇恨而来的。所以，这些年轻的贵族是否都热心于为自由而战，并不明朗。华盛顿有一次推心置腹地对他的—位朋友说：“我们事业的支撑力应该来自于本国人民的热心和行动，而不能依靠一小撮饥饿的冒险者。”然而，拉法耶特看上去有所不同，他愿意作为一位志愿者为美国的事业服务而不取分文报酬。这种为了美国的革命事业而贡献无私热诚的举动，给华盛顿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人举止得体，谈吐谦虚，他常强调说自己是来“学习，而不是来指教”的。这种诚恳的礼貌和谦虚的态度，终于迎得了美国人的信任。尽管路易十六明令规定美国的任何军事机构不准任用拉法耶特，但他却在几天之内被任命为少校，成为美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军官。⁽³⁾

华盛顿在给古维诺尔·莫里斯的信中写到，“我的确衷心希望没有任何外国人掺和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但是拉法耶特是个例外，他的行事原则与其他人截然不同。”⁽⁴⁾在华盛顿和拉法耶特之间，一种亲密的友谊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由于这位年轻人两岁时父亲即逝世，因此，在他眼中，华盛顿宛如其父，而这位将军刚好膝下无嗣，因此，这位热心而侠义的侯爵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儿子；极少有其他人能令华盛顿表现出如此的温情。他曾私下里对几个朋友说，他把拉法耶特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⁵⁾

在战场上，拉法耶特的激情和勇敢弥补了他的经验不足。1777年的9月，在布兰迪怀恩战役中，虽然他身负重伤，却仍然英勇地坚持率军奋战。两个月后，他荣升为大陆军某分区司令长官。在蒙默思战役中，拉法耶特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大败英军。胜利之夜，父亲和养子在战场上的一棵树下，背靠背地酣然入睡。

1779年之初，战争形势仍然不明朗。拉法耶特返回法国，为在美国的战友寻求更多的援助。刚好在几个月之前，法国已经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拉法耶特发现，祖国人民对美国的事業深表同情，其中，自己写给妻子的信在激发人民的兴趣和热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的心被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业深深地牵动着；他们因其胜利欢呼雀跃，因其失败伤心而泣。⁽⁶⁾这一鼓舞人心的革命，不只是给人提供了饭后谈资，它还代表了一个新的字眼：“自由”，一个新奇而引人入胜的字眼⁽⁷⁾。在为美国人衷心祝愿的同时，法国人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除了拉法耶特之外，居住在巴黎的另一个人也在身体力行，践履美国革命的精神。他衣着朴素，带眼镜，不事修饰，他叫本杰明·富兰克林，正是他，在1776年就把美国革命的精神带到了

法国。在巴黎居住的九年之中，他的热情、幽默和朴素在法国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受到巴黎人的交口称赞和祝贺。从法国各地来向他求教和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不久，他就成了新的崇拜偶像的核心，这是对自由与革命的崇拜。富兰克林自己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他已经被法国人“偶像化”了。他说：“你父亲我的脸，如同月亮般，众所周知。”⁽⁸⁾

甚至法国的国王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他的谋士们警告他说，对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说，去支持殖民地的起义，而且信奉自由平等原则，这是极度危险的。⁽⁹⁾他的财政大臣杜尔哥担心支持美国独立革命会导致国王陷入更大的债务之中，因此极力引导他更多地关注国内事务。然而，一个年轻人反对暴政的惊人努力，终于压住了这些力持谨慎的建议。最后，在国王那里，痛击英格兰并使之蒙羞的渴望占据了上风：路易十六决定大力援助美国独立事业。为了筹集足够援助的款子，他的新任财政大臣内克尔所借的钱，可能比他所承认的 530,000,000 里弗还要多。到 1789 年，光这批债务的利息就将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在 1779 年，整个法国都陶醉于为远方的革命斗争而激动。路易十六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他的慷慨大方会大大加剧法国的经济危机，颠覆法国的传统价值，动摇君主统治，甚至危及他本人的生命。1789 年，这位痛苦的国王不得不承认，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他都“不无遗憾”。⁽¹⁰⁾

1780 年 3 月，拉法耶特返回美国，他承诺说，大批的舰队，还有海军上将、将军、水手、士兵将随后就到。事实证明，法国军队的到来成了美国战争的转折点。法国全军上下作战勇猛，在他们的帮助下，美军在约克镇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比美军还要多，而且拉法耶特协助俘虏了包括康华利将军在内的所有英军。

如今 24 岁的拉法耶特将军，到达费城不到四年，就和华盛顿将军一起，在约克镇亲历了英军投降的壮观场面。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本杰明·林肯少校，是他正式接受了奥·哈利将军呈献的投降宝剑。心高气傲的康华利领主由于无颜参加投降仪式，只能派他作为代表。毫无疑问，革命胜利了。第二天，华盛顿将军向军队祝贺，他首先郑重地向路易十六和法军全体将士致谢。在随后一天的礼拜活动中，拉法耶特被授予“人类之友”称号。⁽¹¹⁾

“大功告成了”，拉法耶特写到。⁽¹²⁾ 这位年轻的贵族为追求荣誉而远赴美国。如今，他如愿以偿。

当他回到法国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所有人都尊称他为“法国的华盛顿”。路易十六的军政大臣德·塞吉埃侯爵对他大为赞赏，甚至将他与法兰西古神话中的征服者相提并论：“我们这些老战士们崇拜你”，他对拉法耶特说，“而年轻的士兵则以你为榜样。”国王也亲自为这位革命的胜利者赐赠桂冠。⁽¹³⁾

革命的种子也将会在法国传播开来吗？一位法国观察家写到，从拉法耶特离开法国前往美国的那一刻起，法国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德·拉法耶特侯爵……冲破了我们的阻碍……从此打开了法兰西年轻战士们向美国的自由事业学习之门，”他接着评论道，“在帮助美国 13 州夺取自由之时，我们也在为夺取自己的自由做准备。”⁽¹⁴⁾ 现在，整个一代回国的军官们，自豪地佩带着蓝白相间、刻有“辛辛那提之令”的弗兰克——美利坚精英奖章，和其他人分享着他们在这片年轻而民主的土地上的经历，迅速地传播着自由的思想。

罗尚博将军，这位驻美期间的法军总司令，返回祖国后，急切地向人们讲述着他在美国的经历。美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大胆开放的思想，都很受他的崇尚。美国的政府，甚至使他想到了

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还有一位法国军官，叫德·塞戈尔伯爵，在1777年，曾受父母的阻难，没有和拉法耶特一同去成美国，到了1782年，才成功地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然后，带着美国士兵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回到了法国。他后来写道：“我本以为，在这种民主的军营里，只能看到一些衣衫不整，缺乏训练的士兵和军官。可是，当我看到，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支纪律严明，秩序、理智、训练、经验皆具备的精锐之师时，你们可以想像一下我当时是多么的惊讶。”最后他总结道，士兵们的自尊与尊严，来源于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对平等的深情。塞戈尔喜欢和他的老朋友德·沙特里侯爵一同回忆他们在美国的往事。可是德·沙特里对战争并无兴趣，却热衷于研究美国的风俗，当他返回法国时，带回了对于这一年轻国家的丰富知识。事实上，当他在1786年将他在美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付梓出版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盛赞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美国人民的激情和活力，美国的迅速发展。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勤劳而富有创业精神的美国人民获得空前良机，得以自由地购买土地，过着独立自由的生活。⁽¹⁵⁾

美国的故事令法国人兴奋不已。他们从这个新世界的革命中，发现了那个时代的最强劲的精神主题。国王的表弟迪科德·奥尔良成立了“波士顿俱乐部”，定期在环境优雅的罗亚尔宫聚会，探讨美国的民主与自由问题。另一个俱乐部是由不久将成为政治领袖的布里索和米拉波成立的，名叫黑人朋友协会，主要从事于废奴运动的事业。人们为大洋彼岸的革命欢呼雀跃，把它视为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¹⁶⁾

美国的革命并不仅是巴黎城中的一种时尚；它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扮演着传道者的角色，而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则是他们的“圣经”。哲学家孔多塞

宣称,对法国人而言,要寻找“早已遗忘的对神圣权利的绝妙阐述”,只需有这本“圣经”就足够了。⁽¹⁷⁾人们都说,它是人类的“指路明灯”。托马斯·杰斐逊,这位新任美国驻巴黎大使,曾写信给乔治·华盛顿说:“法兰西被我们的革命唤醒了,他们现在目标明确,力量充沛。”⁽¹⁸⁾这绝非夸大其辞。1789年5月,巴黎的一家报纸《法国信使报》宣称,美国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榜样”。

的确,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初,美国确有许多令人赞美的地方,革命事业正稳步推进,并达到其目标。70年代的战争赢得了独立,1787年费城会议确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和最高宪法,1791年那些建国者们还添加了人权法案,整个90年代,各政治党派正逐渐形成和发展着,并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1800年大选做准备。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联邦党人落败,将要吧政权和平地交付给其对手——杰斐逊主义的共和党人,这样的权力交接在现代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

但是,法国人能否以美国人为借鉴,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呢?或者是否如某些历史学者所言,美国人所提供的经验和法国人的革命条件是截然不同的,毫无借鉴的希望?⁽¹⁹⁾看来法国人面临的挑战远比美国人要复杂。毕竟美国人对自己的法律体系十分满意;他们不必费心去杜绝封建残余,不用与世袭的社会秩序做斗争,不必苦口婆心地劝说享有特权的贵族休闲阶层接受民主以将之整合进社会来,他们没有传统的宗教冲突之忧,没有消除赤贫之虑,更不必东奔西走去平定国内大大小小的叛乱。

据劳德·阿克顿的说法,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承认,如果英国国会上下议院能给美国人几个席位,革命早就烟消云散了。⁽²⁰⁾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人所要求的,不过是想回到未被国会与乔治三世破坏的、他们长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是一种“复归”,正如“革命”(revolu-

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准确的意义所示——“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止于其所始。”

但对于某些法国人来说,革命并非是“复归”,而是彻底的转变。法国激进分子的目标是重构和重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彻底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要与一千多年的历史相决裂。

尽管美法革命所处的历史、军事、社会环境极不相同,她们所涵盖的人口数目差别也很大(法国是 24,000,000 人,而美国十三个殖民地人口不足 4,000,000 人),但她们也有极重要的相同特征。历史学家 R·R·帕尔默评论道,整个大西洋文明,“在 18 世纪后期的 40 年中,受到了具有相同目标的一场革命运动的涤荡。”在美国和法国,革命领袖们都想建立一种以公共主权和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他们呼吁成立议会和制定宪法,他们在人类拥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的假设之上,编撰各种宣言和权利法案,他们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宣称,政府的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两个国家的革命领袖都坚信,他们正在构建“时代的新秩序”。1792 年,法国制定了一个新的历法,把废除君主制,主权归人民所有的那一年作为元年。他们坚信可以“改造”人性。美国人也认为,他们的革命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根本的开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四篇中宣称:“……这是美国人的幸福,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幸福。美国人民在追求一种新的和更为崇高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一次人类社会史上无可比拟的革命。”

美国的革命模式对法国而言是可取的——毕竟,她为之付出了代价,她的军官和士兵们曾为之而战,为之牺牲。当法国开